翠袖乾坤

娛樂圈十大新聞盤點

查小欣

二〇一一即將過去，是時候盤點過去一年引起哄動或對娛樂圈造成重大影響的十宗娛樂新聞，排名不分先後：

1.謝霆鋒張栢芝決定離婚。自我五月在電台節目中披露謝霆鋒、張栢芝感情破裂，正在鬧離婚，事件便一直發展擾攘三個多月，二人在八月發表聯合聲明，正式宣布協議離婚，一對兒子Lucas和Quintus的撫養權一度成為關注焦點，最後協議是共同撫養。

2.林峯潘霜霜床照曝光。走純情小生路線的林峯，一直向外界聲稱沒拍拖，感情一片空白，卻忽然被女友潘霜霜洩露他在床上熟睡的照片，令兩人親密關係曝光，嚴重損毀林峯形象。

3.王維基惡鬥無綫電視起風雲。明年香港將多發三個免費電視牌照，分別將由小小超李澤楷的now、有線電視及「電訊魔童」王維基獲得。王維基首先發動攻勢，不動聲色，使出銀彈，高薪挖走無綫百多名劇審、編劇及幕後精英，圖挖空無綫心臟，又向無綫上下全體員工發出挖角短訊，手法創新，引起熱話。

4.李玟一點五億超豪婚禮。是近年大中華少見的超級豪華婚禮。李玟更請來國際級樂隊和歌星，在全港最高的麗嘉酒店一百零八樓及在邵氏影城舉行兩晚婚禮，猶如開兩場大騷，星光熠熠，吸引國際傳媒報道，有助推廣香港形象及旅遊業。

5.葉德嫻憑《桃姐》暫成三料影后。葉德嫻主演由劉德華投資及任男主角的《桃姐》，先聲奪人，在威尼斯奪影后，成為華人第一位女演員獲此殊榮；繼而再與劉德華雙雙成為金馬影后影帝，亦獲俄羅斯封后，預計在其他頒獎禮上應會繼續獲獎。

6.陳冠希Cammi爆接吻相。努力挽回形象的陳冠希，因與十六歲嫩模Cammi的親嘴照片外洩，各方譁然，本來稍稍回升的形象分馬上急跌，亦令向來撐他的前輩如曾志偉表示失望，更有指他老闆林建岳對其進行經濟封鎖。

7.劉德華宣布朱麗倩懷龍B。劉德華被揭與朱麗倩在美國秘密註冊結婚，事件引起軒然大波，劉德華形象受考驗，劉德華於是披露註冊是為了要讓朱麗倩接受人工受孕，幾經努力下，終於傳出喜訊。

8.陳浩民非禮陳嘉桓。陳浩民在內地借醉非禮十九歲的陳嘉桓，陳嘉桓馬上回港報警，師父冼國林震怒，誓要報公安，陳浩民拖臨盆太太公開道歉，冼國林不接受，事件一直擾攘至報公安死線前，陳浩民才公開登報道歉，並表示會捐錢給護苗基金。

9.陳志雲涉貪案脫罪。陳志雲涉嫌貪污被廉政公署拘捕，案件審理一年多，終宣布陳志雲無罪，陳志雲在無綫台慶後亦辭職。

10.台片《那些年》贏華語片票房冠軍。台灣作家九把刀將其小說《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拍成電影，猛龍過江，在港狂吸六千多萬票房，贏了周星馳的《功夫》，成為香港華語片票房冠軍。

天言知玄

四十的悲哀

楊天命

年輕的朋友問我，新一年快到了，你有什麼新年願望？

我故意強調是「年輕的朋友」，皆因不少人到了天命這個不惑之年，大概已不會再發問這問題，就連被問及了，也只會回答新年不過是另一天，另一年，應付生活的包袱已經磨人了，哪敢再談什麼的新年願望、來年大計？

常言道：「人到中年百事哀」，這說法我相信很多人也不會反對，其實就連《黃帝內經》也指出，男女踏入四十之後，身體亦分別踏入「腎氣衰，髮墮齒槁」及「面皆焦，髮始白」這兩個單看文字已足以令人心寒的階段，原來不單止外在環境處處相迫，就連內在的身體也在提醒我們這些年近半百者歲月絕不饒人的可怕。

但到底四十後的人生，是否真的如此絕望呢？孔子曾說，四十是「不惑」的年紀，五十則是「知天命」的時段，若用心去感覺兩句說話，我個人覺得孔子認為它們是一種優勢，多於是充滿無奈感慨，皆因「而立」是一種與客觀環境呼應的動作，是一種「做給人看的姿態」，但「不惑」及「知天命」卻是兩種純粹滿足於內心的追求，甚至是一種覺醒——到了這個年紀，我們確是明白到現實世界的種種無奈，但管它呢？我們仍有一把「知命」的鑰匙把握在手：我們可以自由選擇以樂觀還是悲觀的態度去面對命運！

假如有人問，我的新年願望是什麼，我當然可以重複上述所寫的無奈答案，不過天命卻更喜歡這樣回應：「多得很，皆因不論我能否做到也好，有願望的人，定會比沒有願望的人快樂！」

琴台客聚

不平庸的金庸

彥火

金老的作品已將武俠小說從通俗小說提升到一個新的高度，逐步邁進了正統文學的殿堂。這一轉變，不只肇因於金老的讀者群廣大，粉絲眾多，影響深遠，更在其作品的高超素質。如今「金學研究」已自成一門，台灣大學文學院副院長徐富昌更開設「俠義文學」通識課，吸引三百多名學生選修。我深信總有一日，金庸的作品將被列為正式文學經典，如《紅樓夢》一般廣受學者探討研究。

——鄭丰

在台灣國立清華大學校長到香港頒授榮譽博士給金庸的午宴上，遇到武俠小說後起之秀鄭丰女士，很是高興。

她說起台灣清華大學創校一百周年，頒授榮譽博士給金庸，她受邀到台灣新竹清華大學，參加了「歷史與敘述」研討會，主要討論金庸武俠小說在世界的影響。

我請鄭丰為我編的《明報．文化人間」寫了一篇相關的稿子。文章提到鄭丰與金庸交往的一些細節，令人感興趣。

鄭丰說，金庸在頒獎典禮對她說：「鄭丰，妳的書我看了，滿好看的。」金庸還特別提到鄭丰兩部小說《天觀雙俠」和《靈劍」，認為比她的《神偷天下」好看。

這說明金庸認真讀了鄭丰的書。

我為這個細節感到高興，因之前金庸與鄭丰之間曾有過誤會，我曾居中調解。這次他們見面，有過交談，前嫌盡釋，一個是大俠，一個是後起之秀，惺惺相惜，也可稱文壇佳話。

這次金庸獲清華大學頒授榮譽博士，清華大學校長對金庸作了如下的簡介：

查良鏞先生，一九二四年生於浙江海寧，以筆名金庸創作《射鵰英雄傳」、《神鵰俠侶」、《倚天屠龍記」、《天龍八部」、《笑傲江湖」及《鹿鼎記」等多部膾炙人口的武俠小說，並以小說、影視作品、廣播作品、廣播劇、舞台劇、漫畫、動畫乃至電腦遊戲等方式呈現，深入全球華人社會，廣泛影響當代讀者，開啟武術、氣功、天文地理乃至於英雄宴飲食菜譜等想像世界，是華人世界最有影響力的人士之一，也是當代創意產業的典範。查先生同時是香港新聞界、文藝界的傑出創業者及評論家，自年輕起即具有高度社會正義感，長期捍衛中國文化，為民主正義執言，以「左手寫社評，右手寫小說」傳為美談，對人類社會貢獻深刻。

以上這段評語，短小精悍、畫龍點睛。最難得的是，在頒授儀式上，劍橋大學聖佐士學院Chitophe Dosti教授親自致函給金庸道賀，其中特別提到金庸在退休後，於劍橋攻讀碩士及博士學位的毅力，並邀請他重返劍橋。

道賀信指出，金庸是全球最著名的作家之一，也是名列東亞最好的作家之列，他的作品影響各界別的讀者，包括老年和青年的讀者。

此外，他還是一位成功報人，崇尚自由與開放，在辦報期間渡過艱難時期。

茲擷取原英文信一段——

Louis,you have achieved an enormous amount in your life. You are one of the best known writers in the world and among the very best in all East Asia. Your novels have brought delight and reward to countless numbers of readers,both young and old. Your literary achievements are recognized across all political boundaries and serve to unite Chinese,particularly young Chinese,in whichever community they live. You have been a successful leader of the press,advocating liberal and tolerant views in troubled times. You have encouraged learning and scholarship.

路易士是查先生的英文名。一個世界學術地位最高學府之一的劍橋大學，給予查先生如許崇高的評價，這不僅是查先生的榮耀，也是華人社會的榮耀。

（二之一）

百家廊　阿琪

親愛的，你不冷嗎

很多年以前，我到798藝術區採訪一個美女策展人。寒冬臘月，我穿厚毛衣套羽絨服毛線帽子還是瑟瑟發抖，卻不料我面對面的美女披一件薄絨大衣，裡面是普通人夏季才穿的絲綢單旗袍，單鞋高跟，肉色絲襪。廠房式空曠的房間裡，暖氣聊勝於無。我的眼神一定是充滿了好奇，上下打量她好久，還是忍不住問她，親愛的，你穿這麼少，不冷嗎？

她莞爾一笑，凍得嘴唇都發紫了，居然還能如此從容地笑，說，再過一會兒，我策劃的爵士音樂會要開始了，會來很多賓客。我穿成這樣，是對他們的尊重。我張口結舌，傻傻地說不出話來。二個小時的採訪之後，音樂會開始了。所有的來賓冬衣緊裹。而她穿旗袍站在門口一個寒風可以吹倒她的拐角，笑臉相迎，像一朵娟花。因為，惟有娟花才能在這樣寒冷的天氣裡，如此從容地盛開。她的單面絲質旗袍在我的感同身受裡，幾乎是等於什麼都沒有穿。她的大衣哪裡去了？她美嗎，很美。簡直是美得驚心動魄。我承認，我受到了驚嚇。

這件事一直成為我腦子裡不能忘卻的一個懸念。她第二天會不會感冒？她不會病了嗎。然後，我笑自己是劉姥姥，少見多怪。類似的事情，我還遇見過一次。一個酒吧裡的詩歌節。已經初冬了，暖氣還沒有來。主持人一男一女。男的我認識，他穿西裝革履很得體也很精神。美女主持是從戲劇學院邀請來的一個女生。她居然只穿了一件幾乎透明的裸色蕾絲裙，無袖，坦前胸，露後背。而且她沒有穿襯裙。我坐後排遠遠望去，她簡直是全裸地站在集體穿棉衣的人們面前。簡直是一場無主題變奏的行為藝術啊。

我真是杞人憂天，善良到了無聊，整個節目三個多小時，我幾乎都在擔心這個嬌弱的女生會不會突然暈倒在台上。她身邊圍繞的眾多男士，怎麼沒有一個人憐香惜玉照顧她提醒她呢？如果我是在電視裡看到央視一姐董卿在春晚上如此這般，我不會吃驚。因為，我和她不在一個時空裡，我相信她會被照顧得很好。但是，假如我在冬季，有人在夏季，而事實上，我和她在一個時空裡，我觸手可及。我不能不被雷倒。

這兩個我近距離觀察到的妙齡女子，寧肯受凍也要取悅於他人，尤其是男人，初出道，正在搏上位，想為自己在名利場爭一個位置，我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真的不是很懂，以我的平常心，如果她們穿着與這個季節合拍，不是同樣也可以美麗動人吸引眼球嗎。她可以比我們穿得都少，可是，她們有必要穿得如此地少，對自己如此地狠，很過分地狠嗎？個體之間的體感不會有太大的差距，但是，每個人的意識力會有天壤之別吧。

這股狠勁，莫名地讓我想起了倒退N年女性史上的三寸金蓮。就因為有男人喜歡小腳，喜歡女人走路不穩，風擺楊柳的樣子，就有狠心的母親硬生生把幼女正常的腳擠壓成了三寸畸形腳。而前不久，還有母親帶着女兒雙雙做深度整容。不是開個雙眼皮，也不僅僅是紋個眼線去個眼袋。而是類似削骨，吸脂，隆胸的大手術。後果是，花季的女兒在麻醉中意外身亡。不知道這個母親情可以堪。當她醒來，知道女兒不在了，她會不會悔恨，內疚，甚至發狂？為什麼對自己最狠的，往往是女人自己呢。女人很自然地把男性價值觀硬生生活潑潑地轉化成自己的行動指南，而且，往往還要發揚光大，變本加厲。

這幾年，中醫隨同國學開始普及到大眾生活裡。我讀了幾本醫書，知道人體是有極限的。很多人中年以後，過去受過的傷寒都會鬱積在體內，蓄時爆發成大病或者釀成慢性病。這些道理其實我們不用看書，我們的姥姥，我們的母親都已經無數次地叮囑過我們，提醒過我們。她們未必不懂。如果不是無知者無畏，就是明知不可為而為之，屬於鋌而走險，奮不顧身。

前幾天，有個比我小一輪的小女友從南方來度假。她受到邀請，要去參加一個富二代召集的周末冷餐會。她很開心地去了。然而，聚會不到一半，她跑到洗手間給我打電話，很委屈地說，請柬上寫明要求女賓穿晚禮服，可是，我像一棵南方水果擠在一堆大白菜裡。北方人真是老土啊。原來，只有她誇張地穿了坦胸露背的晚禮服。

那天晚上很冷，北京的風很大。呵呵，我恍然，陪她去挑晚禮服地時候，我就對她說，衣服一要保暖，二要得體，三才是風格。她的表情就很不以為然。她心裡也一定是認為我老土吧。

這和藝人的敬業精神是兩回事兒。我讀林青霞最近出版的《窗裡窗外」，她回憶剛出道的時候，拍攝電影《八百壯士」。「最後是水底攝影在游泳池拍，那天寒流來了，氣溫在攝氏六到八度，所有人都穿着厚大衣，講話嘴裡冒白氣兒。導演說那天一定要拍，因為第二天就要放水了。我穿着卡其布的童軍服，脖子綁上了綠領巾，背着書包就跳進冰冷的游泳池。拍了一會兒，我趴在池邊等拍下一個鏡頭，整張臉給凍得都縮了，副導演見我可憐，叫我上去，給了我一口酒，要我到火邊烤一烤。沒想到酒加上一冷一熱的反差，令我立即全身發抖地倒在地上，彷彿要窒息似地，我放聲大叫，叫得驚天動地。只記得一大堆人一邊吆喝一邊把我抬到辦公室，我還是不停地抖，身上的濕衣服也沒法脫，一陣忙亂中，隱約見到一支好大的針筒往我身上扎。等我醒來，媽媽和哥哥都在我身邊。」

這部讓她贏得了亞洲影展最佳女主角獎的電影，差點要了她的小命。讀我這裡，我肅然起敬，當個藝人還真是不容易啊。這是必須的犧牲，而不是無謂的女為悅己者容。

■美麗「凍人」。　網上圖片

杜亦有道

元祖名點不是味兒

阿杜

同是上海名點，有名實相符，有名實不符之別，這裡說的是城中著名點心、南京路口吳江路的小店生煎包子，店名「小楊」，此「小楊生煎」全滬知名，早上十時開門便由早到晚門前顧客排長龍等吃，阿杜數年間共吃過不下十次，從未失望過，鍋中煎出熱辣辣，一咬之下滿口鮮肉汁香腴直透脾胃。排隊買票再換包子一盤八隻，每份五元「人仔」，本人一份已飽，常點兩盤吃不完，剩下四五隻「打包」兜走，正合了北方俗語「吃不了兜着走」，此上海鬧市名店據說近已遷址，並說遷址後仍保持水準，朋友再去再嚐並無失望。

另一名點是遊覽旺區城隍廟旁的「南×小籠包名店」，此小籠包早已蜚聲華中，是台北做到世界知名的「鼎泰豐小籠包」之鼻祖，今坐落上海城隍廟旁之「南×」店出品，樓高四層，門面宏大，入去必然滿座，桌桌都吃小籠包，每份六隻也只是五元，但點好數量後要等很久才有得上桌。上二樓呢？人流沒有那麼多也不用等得久，價錢卻是樓下的一倍，每份十元。再上一層樓呢？是「貴賓席」小籠包每份廿元，如此級級升，真正的「欲窮袋中錢，更上一層樓」也，而且這上海「南×」的元祖店之小籠包比它「遠方的子孫」、台北之「鼎泰豐」差得遠，台北「鼎泰豐」的主人也坦言學自老家上海，但如今台產之小籠包皮薄餡腴湯美，早已青出於藍，老家的只餘下四個字：「不是味兒」了。

同是上海民食名物，一能保持水準名不虛傳，另一則黯然失色，可見事物水準事在人為，難怪有老杭州吃遍港杭州菜館後說，杭州菜如今最正宗好吃的是香港「天香樓」，而杭州第一名店出品的杭菜則已「不是味兒」了。

隨想國

記　憶

興國

日前寫的「豫讓與荊軻」見報後，接到作家周顯來電，說他以前看到的《白話史記」是六冊，不是拙文說的三大冊。我當時頗有懷疑地說：「是嗎？」掛了電話後，腦海的記憶立即被喚起，對啊，以前編這套書是分一二三的，如果是三冊，就分上中下了，不會一二三，既然是一二三，自然是一到六了。正確的記憶，就這樣被一通電話喚回。

人的記憶很特別，有些事情記得很清楚，有些事情，非見到某些人某些事某些物才能喚起。比如在香港大學百周年的一個活動裡，看到久違的周肇平教授，腦海便浮起他多年前請我到避風塘賞月，在小舟上既有別的船來烹調食物，亦有小船來售賣水果。那之後的中秋，避風塘就不再有小舟賞遊的吃喝活動了。當年沒有察覺，如今想起，那是最後一次避風塘聚會啊。

記憶的特別之處，有一點是最為特別的，那就是看名人的回憶錄或自傳時，多數名人都不會在書中記下他們的醜事瘡事，是他們關閉了那些醜事瘡事的記憶通路，還是他們雖然記得但太醜太瘡了，所以不記在回憶錄或自傳裡？但既然是自傳回憶，為什麼只記那些好事而不記醜事瘡事？事後問起，當事人都會失憶似的說：是嗎？有嗎？怎麼我不記得？

因此，要寫自傳或回憶錄的名人，建議動筆前大肆宣揚，以便發生過醜事瘡事的當事人，可以站在面前，喚起那些記憶，別讓記憶在書中消失。不然自傳就成為只表揚及作隱瞞的不完全記錄，那就是欺騙的歷史，這樣的歷史書，要它作甚，出它作甚？

路地觀察

新海誠筆談

湯禎兆

台灣電影文化雜誌CUE策劃了一個小小的新海誠專題，同時邀請了我向他發問兩個問題。我提的第一個疑問是「你覺得自己與其他日本動畫導演比較，最大的長處／優勢是甚麼？」導演的回答是：「由於我的出道作品為個人創作，這代表我參與過動畫製作全部的過程，這種經驗或許就是我的優勢吧。我並不是專業的動畫家也沒有相關背景，但是我知道很多作畫、美術、3DCG和影像合成（的技巧）。製作動畫所有的流程，從具體的腳本開始到最後的剪接編輯，都是自己獨力完成的導演應該不多。這種經驗，如果能對我的作品有正面的影響就好了。」新海誠的回覆較為偏重於技術層面的解釋，不過於我而言，他的獨特之處是一種「時不我予」的時代感，那的而且確乃日本於後泡沫時期才可以湧現的韻味。當中又不可以籠統地以挫敗感來名之，而是一種最美好日子已過，往後的無可無不可的淑世情懷，看得人心有戚戚然。

另一提問是「你怎樣理解在動畫範疇上的「世界系」風格？如何看「世界系」對自己的影響？」導演回應為：「說到『世界系』，就是個人和世界之間並沒有具體描述社會細部設定之類的意思對吧。在日本網際網路為主的前幾年還常看到這個名詞，最近好像很少看到了。順着這個定義，或許《星之聲」、《雲之彼端，約定的地方」、《秒速五公分」也可以分類到世界系吧。但《追逐繁星的孩子」似乎並不符合這個定義。再者，我自己本身也對這個分類沒什麼興趣就是了。雖說像我這樣的眾多創作者，理所當然並不是為了要符合『～系』的條件去創作，但作品最後都會很直接被歸類到『～系』。再來，就算是『世界系』的作品，那也是跟我們現實生活的社會沒有關係的動畫作品不是嗎。脫離『社會』的作品愈來愈多的話，這也表示我們生活的就是這樣的社會，或者我們對於現在的世界只有這樣的感覺。」導演似乎對「世界系」抱持一種負面的印象，而且也好像不欲被人劃分於此類別中。我當然明白任何進取的創作人，其實心底　都抗拒被定型的想法。然而於我而言，「世界系」的缺乏特定社會時代性，其實正正是極為具當代日本社會性的表現之一，也唯其生活浸淫於其中的鮮活創作人，才可以捕捉到內裡的時代氣息，而新海誠恰好是其中一人。